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【读书】



## 《花园与父亲》

黄色 著  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出品方: 北京贝内特  
出版时间: 2026年3月  
ISBN: 9787559896834

父与子  
生与死

赵昱华

5年前,作家黄鱼的父亲被诊断患上了前列腺癌;带着复杂的情感,黄鱼与父亲一起进行了对门前草坪的改造,他们计划将其改造成一个带有水池的花园,让活下来的亲人们有一个睹物思人的对象。这个花园与父亲的病情,成为作者关注的对象,当一切尘埃落定,作者将关于花园与父亲的一切回忆重新记录,于是有了这本《花园与父亲》。

时间,对于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含金量,正如作者所写:“相对于父亲的病情来说,这个春天是多么平静。但相对于建造一个花园来说,这个春天是多么短促。”在生死面前,一切日常都被重新度量。花园,是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过渡地带,是介于新居与坟墓之间的温柔缓冲。作者用一方小小的庭院,承接起父子半生的对峙、沉默、愧疚与和解,也写下了一代中国人面对疾病、衰老与告别时,最真实、最挣

扎,也最柔软的内心图景。

全书以花园为线索,将5年时光里的挣扎与坚守一一铺展。从翻土、种苗、砌池、引水,到桂花、茶梅、紫薇、绣球次第开放,丝瓜与麦粒结出朴素的收成,花园一天天变得繁茂,可父亲的身体却在一次次化疗中慢慢走向衰弱。一盛一衰之间,生命的残酷与诗意同时显现。花园是希望,是寄托,是为父亲营造的最后一段安稳时光;花园也是提醒,是预兆,是无声的告别。作者在文字里细致记录草木的生长、季节的更迭、天气的阴晴,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,恰恰是绝境之中最珍贵的慰藉。在花园里,他们可以暂时忘记病痛、忘记死亡、忘记悬在头顶的“判决”,只做一对共同劳作的父子,在泥土与枝叶之间,完成迟来的亲近。

作者用朴素的文字,书写中国式复杂微妙的父子关系。传统父亲的威严、固执、不善表达,与儿子的叛逆、疏

离、后知后觉的愧疚,在漫长的照护岁月里层层展开。随着父亲病情的进展,两者的权力身份、家庭角色悄然反转,儿子成了父亲的“顾命大臣”,儿子要替父亲做选择、扛压力、面对一次次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。

这种角色互换所带来的,是深刻的不安与对自身的道德谴责、自我拷问:“我做得够好吗?我尽力了吗?我是真的孝顺,还是在扮演一个孝子?”这种拷问是作者内心的声音,这种拷问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心中。正因如此,作者那无人倾诉的焦虑、愧疚、疲惫与恐惧,也是读者能切身共情的存在。

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,这是一本关于和解的书,既是一场父与子的和解,也是一场有限的生命与必然到来的死亡的和解。这座由作者与父亲一起打造的花园,成为一种由生到死的过渡。在父亲一步步从房子走向花园、再走向坟墓的过程中,儿子终于理

解了父亲的一生,理解了他的固执、尊严与不易,也完成了自己与父亲、与过去、与生命缺憾的最终和解。

花园建成了,草木繁盛,四季流转,可父亲终究还是离开了。但花园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。它成为一种对亲人的纪念、一种对情感的安放、一种生命的延续。此后每一次花开、每一次风起,都是亲人留在世间的温柔回响。正如作者所做的那样,把痛苦与思念写成文字,不是为了沉溺悲伤,而是为了好好告别,为了在失去之后,依然能带着爱继续往前走。

每一个有父亲、每一个终将面对告别、每一个曾在亲情里感到愧疚与遗憾的人,阅读这本书都会有共鸣。它不提供答案,却给予最深的理解与慰藉。它告诉我们:生命会落幕,但爱不会;人会离去,但记忆与思念,会像花园里的草木一样,岁岁年年,生生不息。

## 木门上的粉笔字

我的阅读,是从一扇斑驳的木门开始的。30多年前,我家厨房那扇木门,大概是全村最破的。裂缝横七竖八,像干涸的河床;木纹一道一道,像父亲额头的皱纹。

就是这扇门,成了我人生第一本“书”。父亲只上到小学,便因为家穷辍了学。可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读书梦。他把这个梦,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,最后放在了我和弟弟身上。

那是一个寻常的夜晚。父亲从地里回来,裤腿还沾着泥巴。母亲在煮红薯粥,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,热气氤氲了整个厨房。父亲洗了手,在昏黄的油灯下,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粉笔,在被烟火熏黑的木门上一笔一画地写下:

“文化在人类最重要,望孩子以学为本。”15个字,苍劲有力。油灯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投在凹凸不平的泥墙上,像一株沉默的树。灶膛里的火映红了他的脸,也映亮了那行字。

那一刻,那行字像一束光直直照进我心里。我和弟弟仰着头,一遍遍念,一遍遍认。父亲站在旁边,不说话,只是看着我们笑。

那扇木门,从此不再只是一扇门。穷的滋味,我从小就知道。母亲常年吃药,我和弟弟要交学费,哪一样都压得父亲喘不过气。

村里老人劝他:“女娃子读书有什么用?迟早要嫁人,要下地干活。”

父亲蹲下来看着我,只说了一句:“只要你想读书,我就砸锅卖铁都要供。”他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,钉在我心里。

后来,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。下班后,别人休息,他捡废品、拾烂铁,也捡别人扔下的旧书旧报,一本本攒起来寄给我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,全是老茧。可就是这双手,在每封信里,都会写上一句:“好好读书。”

我那时候小,不懂得什么叫“砸锅卖铁”。长大后才明白,那是一个贫穷的父亲,能给出的最重的承诺。

我的阅读,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家里买不起书,我就读父亲寄回来的旧书旧报,也去村长家借。每次拿到书报,我都如获至宝。在检柴的山坡上读,在割猪草的间隙里读,好词好句抄在本子上,本子磨破了边,字迹却越来越密。

那些文字,像一粒粒种子,落在贫瘠的土地上,悄悄生了根。

后来,我走出了那个村子,成了老师,出版了3本书,参与编写了十多本书籍,在图书馆、社区、学校做了近百场公益讲座。很多人问我:“你的底气从哪里来?”

我总是想起那扇木门。想起父亲写下“文化”两个字时,灶膛里的火映红了他的脸。想起那些缺了页的书、那些借来的报纸、那些在油灯下读到眼皮打架的深夜。

阅读于我,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事。它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,在匮乏中抓住的唯一一根绳索。我拽着这根绳索,一点一点往上爬,它让我知道,门外的世界很大,而门里的这盏灯,足以照亮走出去的路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余年了。老屋不在了,那扇木门也不在了。可每次闭上眼睛,我依然能看见那扇门,看见那行粉笔字,一笔一画,苍劲有力。

那是我读过的最早的一本书。也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。

## 田野里的少年往事

张圣华



## 《斜穿田野》

张圣华 著  
出版社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 2026年5月  
ISBN: 9787200205466

20世纪70年代,从读二年级起,我便时常住在她家,插班在舅舅任教的后封家村小学。每天放学很早,几乎没有作业。

外村来看病的人,赶着牛车或驴车,把车停在门口道路的两旁。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帮着照料这些远道而来的病人:端水、扫地、帮着拿取医疗器械。偶尔有病人带来一包伊拉克枣,大家分着吃,那甜味,能直接甜到天上去。

我记得,她曾免费治愈了一个头顶生疮的孩子,却叮嘱:这孩子若是吃了鲶鱼等发物,病还会复发。他要长期吃药,可他家哪有钱啊!

我们北郭家村有个中年妇女,她的儿子和我同岁,家里一贫如洗。这个中年妇女的后腰长了一种恶性疮疡,只能天天躺在床上,没钱治疗,病情越拖越严重。舅舅专程到她家出诊,用刀刮去烂肉,敷上自己配的药。舅舅当时跟我说:“你看,剜掉烂肉看似简单,实则暗藏风险——如果下刀方向错了,即便伤口愈合,患者也会再也站不起来了,因为刀割坏了经络。”

那时,周边村里一直流传着我的家人免费为乡邻治好疑难恶疾的故事。

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,我见证了这些温暖往事,心底一直盼着长大后也能成为身怀绝技的中医。家里也把祖辈传下来的医书交给了我,我便时不时地翻阅研读。

直到2007年,我有幸结识国家名老中医、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,直接拜入师门。2018年,经国家相关部门公证,我签下跟师协议,开启为期5年的跟师学习,2022年春天,我顺利出师。但是出师后,我并未改行从医。我

做了30多年的编辑、记者。命运就是这样,峰回路转间,我竟在写作中用上了中医专业所学。当然,家人和诸多好友也因我研习中医而受益良多。

那个年代,农村极度贫困,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白面、大米,吃肉更是奢望。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并不贫乏,性格大多开朗豁达。或许,田野就是一剂灵丹妙药,常漫步田野的人,会被上天慷慨赠予阳光、和风,尽赏繁花似锦。我因时常挖野菜、采草药,几乎天天都要走进田野。《斜穿田野》细腻地展示了田野间的鲜活故事:探秘深幽的杏林,在车栏地里奔跑,穿行于梨林里来去无痕的隐秘小路……这些情节大都是真实的、有原型的。

那些心无樊笼的自在岁月,也许是少年时代最本真的模样。

这些往事在我心里珍藏了四五十年,经常在梦里出现,在梦里辗转徘徊,挥之不去,有时醒来已是泪流满面。再这些年,或许有人会问,甚至连我自己也会怀疑:这些事真的发生过吗?再写出来,这些事也许就真的像没发生过一样——世界变化太快了,人们脚步难停,心亦难静,四顾茫然间,谁还会留意这些旧时光的故事呢?但当下的我们,恰恰需要一份静气,需要回归常识和理性,需要以历史为镜照见本心。

于是,我决心写下这些少年往事。

在书写过程中,我对少年成长问题做了细致的思考与比照。我认识到少年的自主觉醒在成长中的重要价值。为孩子的一生计,理让他们自主成长、个性化成长,而不应该过度修剪,标准化塑造。或许正是以田野为生命底色,当年的少年们大多自主性很强:他们清楚

自己感受到了什么、想要什么,从不盲从命令、不受逼迫、不依循别人的指示,一切发自主心。这种自主,对少年成长至关重要,因为自主觉醒才是成长的真正开始。自主觉醒意味着孩子开始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,构建属于自己的问题解决方案。从长远来看,这种自主觉醒越早,对成长越有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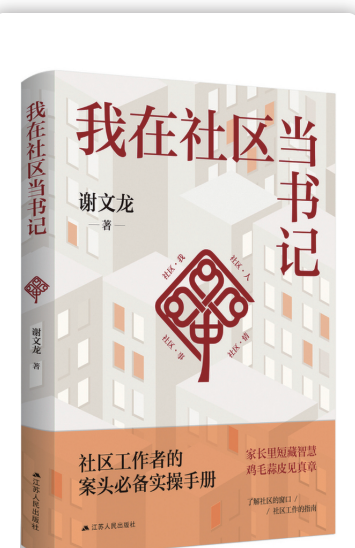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成长是自主体验的积累,真正的成熟是自主体验的升华。如果没有足够的体验积累,就无法实现成长质的飞跃。成年人总喜欢替孩子包办一切,因为这样最省事,比如替孩子思考,直接给出答案,剥夺了孩子自主思考与体验的机会。

几乎每天早上,我还在睡梦中,就能听到楼下上学的孩子放声大哭,哭喊着不愿去上学。我为此心痛不已:日日如此,孩子怎能承受?没有快乐,便失去了最珍贵的少年时光。少年时光,关乎一生。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,少年往事会被反复忆起,反复打磨,成为生命的精神底色,影响一生:情感表达、思维方式、与他人的关系、与自然相处的态度,都会在少年时埋下根基,定下基调。如果把少年困在课后作业里,困在无尽的伏案中,少年的朝气便会被扼杀。即使取得好成绩,也可能埋下无穷后患。这种“成功”风险太高,成本太大,是以孩子未来数十年的生命状态与快乐为赌注的。所以,我借《斜穿田野》发出呼吁:回归成长常识,尊重成长规律,释放少年天性,给孩子留白,给少年舒展成长的可能。少年的天性,本就是舒展内心、昂扬向上,本就是保持好奇,充满想象,眼界日新月异,这才是真正的少年气象。

本文为《斜穿田野》自序。

## 把小事做好

陈燕



## 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

谢文龙 著  
出版社: 江苏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 2026年5月  
ISBN: 9787214313096

有些书,既可以当休闲消遣的读物翻阅,也可以作为实用百科供人学习借鉴。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就是这样的书,书中故事接地气,书中人物令人敬佩,特别的是,对于我这样的班主任来说,这本书还能起到相当大的指导作用。

社区是城市社会的一个缩影,城市由千千万万个社区组成。社区里有各行各业的居民,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。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的作者谢文龙曾在社区担任过党总支书记,结束任期后,继续在街道分管全街道的社区建设和社工队伍管理工作。他把在社区工作期间遇到的人、处理的事、结交的情,用52篇文章的形式集结成书,让读者对社区里的芸芸众生和人间烟火有了直观认识和全面了解。

翻开这本书,起初我是被社区里的家长里短勾起了好奇心,纯粹抱着“看热闹”的心态读的。书中有社区搞活动时遭遇“砸场子”的意外;有因为漏水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再握手言和的邻居;有为申请免费家政服务,中秋节把生病的母亲丢在社区不管不问的居民;也有大力支持社区工作的热心肠的大爷大妈们……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故事:一幢居

民楼因极寒天气水管冻裂漏水,楼上邻居的水顺着墙壁渗到了张大妈家,从楼顶到墙皮到地板,无一处不被水淹,家里成了水窝。张大妈与楼上邻居沟通,邻居置之不理。张大妈找到社区后,谢文龙不厌其烦找楼上邻居调解,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楼上住户才勉强答应赔偿。没想到,张大妈从赔偿款里拿出200元,送给楼上邻居的小孙子做压岁钱,邻居顿感羞愧难当。

最近,我班上同桌的两个孩子因为争抢餐后水果闹了别扭,互不相让。我学着谢文龙处理漏水问题的方法,先分别听两个孩子说起因、谈委屈,我没有像以前一样急着评判谁对谁错,而是与他们聊两人平时应该怎么相处,引导他们想想以前互相帮助、关系密切的情景。到后来,两个孩子都低下了头,互相道歉,言归于好。

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书中还讲述了作者做群众工作的一件小事,他在组织老旧小区安装防盗单元门时,遭到一楼住户的拒绝,他三番五次找上门,耐心讲道理,还带一楼住户到别的单元参观,这才动摇了那家住户的心,最终勉强同意缴费安装,事后还不忘调侃谢文龙“像狗皮

膏药”一样。谢文龙只是笑笑,表示只要顺利完成安装任务,不在乎负面评价。

这让我想起班里的一个调皮男生,上课时,他总会故意发出古怪的声音,像只“猴子”一样蹲在凳子上,影响周围的同学也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以前,我总想着用班规约束他,他反而越来越不听话,像弹簧一样。看了这本书,我借鉴了谢文龙的工作方法,一次次找他谈心,像“唐僧”似的碎碎念,不再一味批评,而是抓住他乐于助人的优点大力表扬。慢慢地,我发现,这个学生其实不是天生调皮,只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于是,我给他安排了“水果大使”的职务,让他负责每天给同学分发水果。他得到了老师的关注,得到了同学的热情回应,整个人都变得积极且自律。

社区里一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都是东家长、西家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,但这样的小事,如果坚持做、耐心做、常年做、做成功,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事。班级管理也是一样,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中的社区管理方法,被我用到了教学实践中,帮我解决了班级管理里的很多问题,也让我明白,教育和社区工作一样,都需要耐心、爱心和真心。